

一个少女和三千来信

孙云晓 著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ZXS
WHKC

中学生
文化快餐
丛书



微笑着向悲剧告别

——介绍长篇报告文学
《一个少女和三千封来信》

热爱生活的少男少女们，为什么突然失去了生存的勇气？陈尸校园的冤魂呼喊：“希望我们社会主义的校园不再发生悲剧！”一只脚已经踏进地狱，而另一只脚尚在热土之上的少男少女们，为什么像死囚一样度日如年？三千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书信，诉说着多少个悲惨的故事！

在这部发人深省的作品里，你可以看到一颗颗心在流血，你可以感受到生命的震颤。饱受厄运摧残的少男少女们聚集在这里，他们以罕见的坦率与真诚，问天问地，问别人问自己，宁肯即刻离开人世，也要寻出一个切实的答案：男女同学讲几句话就是谈恋爱吗？纯真的友谊必定是爱情吗？美好的情感就那么天地不容吗？

难道希望的火炬已经熄灭？难道悲剧的生

活无法改变？不！当流言这个杀人不见血的恶魔到处逞凶的时候，当青春的咽喉被魔鬼扼住的时候，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女以惊人的胆量奋起反抗！她与魔鬼扭做一团，一直搏斗到太阳赶来，使惧怕明亮的魔鬼落荒而逃。

然而，当这位农家少女凯旋归来，在清清的小溪旁洗去身上和脸上的血污时，忽然觉出那魔鬼似曾相识。这使她大为惊骇，往事便一幕幕在心里重演。

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古老幽灵顽强地活了下来，它在文化沙漠般的农村盘根错节，靠吞噬青春的生命维持生存。它魔力无边，能使社会方方面面的人做其帮凶，甚至让少男少女们互相残杀。但是，它的阴谋毕竟被挫败了，农家少女的反击使它陷入困境。

这个农家少女的苦难经历和不屈抗争，犹如石破天惊，唤醒了被麻醉的同伴和师长。于是，一场向古老幽灵的讨伐开始了。全国三千多同龄人的来信和全省大讨论，使板结的中原大地透出无限生机。

现在，那个古老的幽灵乖乖地收敛起昨日的嚣张，像个低头受审的罪犯。不过，它并没有金盆洗手，而是寻机东山再起。

一向擅长少年报告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孙云晓，以他的最新力作《一个少女和三千封来信》，详细记叙了这历史的一幕。他在作品中

以酣畅的文笔和哲人的思索，深刻剖析了造成少男少女生活悲剧的复杂原因，沉重地鞭挞了封建遗毒及其附着的丑恶势力，并满怀欣喜之情刻画了一位农家少女微笑着向悲剧告别的动人形象。

读这部长篇报告文学，你会惊奇地发现少男少女生活的诸多断层，它们毫无掩饰地展示出自己真实的风貌。同时，你也会时时感悟，当代少男少女的生活绝非一片玫瑰色，相反，这里有着严峻的人生。

一个少女和三千封来信

(报告文学)

本文分上、中、下三篇。

上篇：石破天惊——一位农村女中学生的来稿，使《作文》编辑部的编辑们潸然泪下。——《名声》问世如巨石撞入死潭，激起千层浪万重波。睁眼看，原来是苦海无边，少男少女哪个能挣脱？——新鲜事：女中学生的作文上了省级党报的头版头条，震动了板结的中原大地，但也有人不以为然，说：“这不是小题大作吗？”

中篇：刨根问底——郝红梅的生活——从生活的底层走来，在文化沙漠中跋涉，心中却藏着一个美丽的梦。——《名声》是如何产生的？胡秀梅到底是不是郝红梅本人？——谁是少男少女生活悲剧的制造者？

下篇：挣脱锁链——面对3000封来信，有好心者劝郝红梅不必回信，她却于决定命运的

大考之前，给读者回信1000多封。她说：“捧着这一封封血泪斑斑的来信，我不能沉默，我要和他们拉起手来，一起挣脱封建思想的锁链！”——流言曾几乎置她于死地，而今，荣誉也险些推她入深渊——“野花之悟”——今后，不管我的生活之帆是顺风直冲，还是遇浪挫折，我都要微笑地生活，做一个真正的强者。

上 篇
石破天惊

第一章

一位农村女中学生的来稿，使《作文》编辑部的编辑们潸然泪下。

1986年5月3日是个平常的日子。

于秀申抱着一个大纸箱，走向自己的办公室。这是位刚过了不惑之年的编辑，长方形的脸上，除了浅浅的络腮胡子外，稍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眼睛，像成熟了的葡萄一般明亮而深沉。他不慌不忙地取出一摞摞来稿。整整齐齐地摆在案头，开始一件件地认真看起来。

《作文》杂志是河南文心出版社创办的一个刊物，以刊登中、小学生作文为主，发行量80多万册。著名女作家冰心是该刊的名誉顾问，而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、张志公等做了顾问。当然，具体的也是关键的编辑工作，就靠了杂志社的几位编辑。

向《作文》杂志投稿的中、小学生是幸运的，因为这儿的编辑几乎都称得上他们的知音。于秀申曾这样说：“我当过老师，对学生有感情，他们辛辛苦苦写出一篇稿子，又在邮筒前徘徊并产生投稿的勇气，不容易啊，所以，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劳动。”

正值作文比赛期间，来稿量剧增。由全国作文研究中心和文心出版社《作文》编辑部举办的“1986年全国著名中小学学生作文邀请赛”，吸引来全国20多万中小学生的作文。

今天的来稿中，有一篇稿件引起了于秀申的注意。

这篇用黑墨水写成的作文，写在一个极普通的演草本上，只有半张稿纸大。与许多洁白光亮的稿纸相比，它显得有些寒酸。可是，于秀申只看了一眼，就被它吸引住了。作者在正文前的附言中说，这篇稿件如果不能发表，请编辑叔叔阿姨千万别退稿，若退稿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！

笔迹粗重有力，纸面隐约能看出湿点的痕迹，不知是流过泪还是淋过雨。凭多年看稿的直觉，于秀申意识到又一个不幸的故事向他走来了。他匆匆翻到正文，一口气读了下去。

坐在于秀申对面的是一位女编辑，名叫王素英，年龄比于秀申大几岁。她也当过教师，还当过某家晚报的记者，对孩子的感情之深决

不在于秀申之下。平时，他俩一同看稿，碰到可乐可悲的事，总免不了议论一番。可这好一阵子怎么听不见老搭档的动静呢？

“老于，被什么好文章迷住了？”

王素英压根儿想不到，这位中年男子汉缓缓地抬起头，竟是两眼泪汪汪，只听他说：

“您看吧，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！”

从于秀申手里接过稿子，王素英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她就吧达吧达落泪了，嘴里嘟哝着：

“这篇稿子一定要用，一定要用！”

也许是因为她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也许是为了说服同事们赞成她的意见，王素英提高了嗓门说：

“我把这篇稿子念给大家听听吧，真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啊！”

名 声

“天哪！你们为什么？为什么欺侮人？”她趴在书包上，泪水浸湿了水泥桌面。

“你们也太欺侮人了！”这揪心的哭声招来王素军的愤愤不平。

“是她往自己脸上抹灰。”王勇油腔滑调地说风凉话。

“什么？你明明有笔，不借给张健，人家

看不惯才借给他的，可你还……”

“那是她看上张健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很久，她停止了哭声，抬起头呆呆地望着窗外。

“当一个人被误解后，决不能一味悲伤，感情冲动，要冷静对待，相信真理，相信大家。”她想不起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，现在忽然想起，对她是多么大的安慰！她拿起笔，写在日记本上。

夜里，她躺在床上，翻来复去地睡不着，想起白天发生的一切，心中一阵酸楚，两行热泪从腮边滚下。她披衣下床，点着了煤油灯，在微弱的灯光下，打开了日记本：“今天，张健的钢笔丢了，向王勇去借，他明明有笔，却说没有。我看不过去，冲破了男女生之间（不说话）的界限，借给了张健。没想到，我的好心却……”

“我不明白，为什么男女同学不能彼此帮助，难道借一支笔就是相爱？”

她再也写不下去了，泪水模糊了字迹。

“张健的媳妇，张健的媳妇……”每天，这撕心似的叫喊，使她以泪洗面，无心学习。

读到这里，王素英的热泪早已盈满眼眶，

她掏出手绢擦了几下，费力地咳了咳嗓子，又继续念了下去——

她怕，怕传入村中让母亲知道，更怕父亲那严厉的家规。沉重的精神负担，折磨着这个仅仅十一岁的少女，往日那爽朗的笑声、活泼的笑脸如今被委屈的哭声、痛苦的神色所代替。她常常发呆地坐着。“孩子，在学校要好好学习，你是一个女孩，万一有个好歹，你爹还不把咱勒死？我们农村的女孩，只图一个好名声，名声不好，就无法做人。”母亲的嘱咐常常萦绕在耳边。

初冬的早晨，天气冷嗖嗖的，她站在上学的路上，不想再向前迈进一步，她怕，怕再听到那刺耳的嚎叫。不去？可很快就要毕业了，到那新的学校，新的环境去学习，就不用再担惊受怕了。

她咬了一下嘴唇，向学校走去。

她胆怯地走进教室，不料，位子上贴着一张用红纸剪成的“囍”字，她呆呆地望着。这突然的打击，使她头晕目眩。

夜，静悄悄的，她坐在灯下，拿起笔，泪如雨下，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这封信：

父亲、母亲：

当您看到这封信时，我也许已经……

父亲，我没有给您丢脸，请别怪母

亲。娘，您把我养大，还没来得及报答您，我就……

父母，我走了，我的事素军会给您讲清的。

您的……

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趴在桌上失声痛哭。终于，她挎着书包离开了家。

杂志社的编辑们听到这儿，有的潜然泪下，有的连连叹气，有的默默思索。再看王素英，更是泪流不止，别人想替她读完，她仍执意不肯，坚持自己往下读——

月光下，村庄死一般的寂静，站在上学的路上，回想往日的一切。这条路上留下了她爽朗的笑声，也留下了她痛苦的呻吟，但她一直在这条路上挣扎着。可如今她是来诀别的，她要去寻找新的世界。想起这，她心如刀绞，扶在树上放声大哭。

“秀梅！”她抬起头，看见素军站在身边，一下扑了过去。

“我要到天堂去，母亲说，那里只有欢乐，没有痛苦，我要到那里去上学，那里没人欺负我。”

“秀梅，老师不是说天堂是迷信传说，人死了什么也不知道吗？你不是长大了还要当飞

行员吗？如果现在……”

“素军，你让我到哪里去？你让我到哪里呀？”她摇晃着素军的肩膀，面对天空悲怆地呼喊。

“秀梅，回去吧，很快就要毕业了，再坚持一下。走吧！”

月光下，两个身影渐渐消失了。

岁月匆匆，转眼，考中学的时间到了，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初中。捧着鲜红的录取通知书，她哭了，这是喜悦的泪，胜利的泪。一年来，她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

“孩子，到那儿要好好学习，别忘了娘的话。”

“嗯。”望着母亲湿润的眼睛，她扭头擦干泪水，踏上了新的征途。

时间如梭，一个月过去了。她学习刻苦，成绩突出，但同学们不愿接触她。她虽然感到孤独和寂寞，却没人在她面前再喊那句最可怕的话了。她决心好好学习，期终给父母捧回一张奖状。

夜，冷嗖嗖的。熄灯的铃声早已响过，寝室里同学们都进入了梦乡，昏暗的灯光下，她还在演算难题。

天，还没亮，她又在微弱的灯光下打开了课本。

期末考试时，她以每科“95”分的成绩，

夺得全班第一名。捧着通知书，她的眼睛湿润了，这张通知书上不知凝结了她多少辛勤的汗水。她相信，一定能给父母捧回一张奖状。

窗外，星光闪闪，教室里，汽灯明亮。今晚，要评选“三好”学生。

“我选胡秀梅，她学习刻苦，团结同学，热爱劳动，我觉得她没有一样不够格的。”

“我不同意，她虽然什么都好，但名声不好。”

“嘻，就她那臭名声，还想当‘三好’！没门儿。”

……

她再也听不下去了，含着眼泪跑出了教室。

她来到校外，站在路旁的大树下，仰望着灿烂的群星，泪如泉涌，回想起一年多的痛苦和不幸，面对天空悲切地呼喊：“天啊！你为什么？为什么把不幸降到我的身上？我到哪里去？哪里有我的欢乐？”这凄惨的哭声，在寒冷而又寂静的夜里，显得更加凄凉、悲伤。

放假了。

她站在回家的路上，望着自己的村庄，泪水又涌了出来：怎么向父母交代？难道能拿着通知书说：“娘，这就是我的奖状？”他们不识字，只知道有奖状就是学习好。八年了，父

母受苦受累，正是那贴满屋墙的奖状鼓舞着他们。如今自己两手空空，怎么去见父母？名声啊，名声！你害得我好苦哇！

“你没得奖状？”父亲怒视着她。

“快说是学习不好，还是怎的？”母亲提心吊胆。

“爹，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，没和同学吵架，也没惹老师生气，这是我的通知书。”她眼含着泪水，捧着通知书跪在父亲面前。

“你考得好怎么没得奖状？通知书值个屁！”他一下抓过通知书，撕得粉碎。

望着地上的碎纸片，她呆若木鸡，好一会儿才醒悟过来，捧起撕碎的纸片，像捧起撕碎的心肝。多少个夜晚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她不知疲倦地写着，算着；多少个不眠之夜，在月光下，念呀，背呀，为了什么？想不到半年的心血与汗水让父亲给毁了，她默默地跪着，泪水滴湿了手中的纸片。

深夜，她躺在床上，泪水湿透了枕巾，回想起她几年的生活道路，是多么曲折，多么坎坷！她擦干眼泪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又打开了日记……

“我一定要顽强地生活下去，将来，我还要当一名飞……，不，我要当一名教师，决不让第二个女生像我一样不幸！”